

论语

名家
精作
华本

【 精 华 本 】

李炳南 评注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名家
名作

精 华 本

论 语

李炳南 评注
徐醒民 记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论语 / 李炳南评注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4.9

(名家名作精华本)

ISBN 978-7-5354-7402-5

I. ①论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儒家②《论语》—研究
IV. ①B222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47767 号

责任编辑: 杜东辉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徐慧芳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咸宁市新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毫米×970 毫米 1/16 印张: 18.5 插页: 4 页

版次: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77 千字

定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开卷语

《论语》，记至圣先师言语之书，自古为学者所必读。至圣孔子，谈学论道，答弟子时人之问，所言皆至理。语及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《春秋》，凡所指点，皆扼一经之要。故欲读圣贤书，求真实理者，当自读《论语》始。

雪庐老人，东鲁纯儒也。早年入衍圣公幕，后随孔上公迁寓台中。暇时勤宣内典，教授儒经。晚年深感时风不竞，圣教不彰。乃设《论语》讲习班，广接文教各业有心人士，定期讲习。此即老人讲授言辞，学者笔记之，名为讲要，连载《明伦月刊》。老人辞世生西，诸弟子议以此记入其全集。逐以《明伦》所载之文，编辑成册。分由诸子校雠，再经修润。淹迟至今，始告付印。

《论语》二十篇，为鲁论篇数。其中章次，不相联属。雪公取《述而篇》志道章，以道德仁艺为纲，俾学者知其要指。道乃人之心体，即《中庸》云，天命之谓性。是性天然而有，寂然不动，而人不自知。德者由体所起微动之相，亦即初动之心念，人亦昧而不知。仁与艺，皆是体相所发之大用。仁者亲也，厚以待人，推至于物，乃用之根本。艺者，礼乐射御书数，以及一切艺术技能。读《论语》者，要在知有是道。知而修之，则渐与俗习相远，与天性相近。修至极处，则无俗习，而唯自性，即至圣人之境。圣人通明无碍，无所不能。修是道者，须依事相而行。礼乐以至百工，施于政教百业，皆事也。事本于仁，去争行让，公而无私。初由勉强而行，后则安而行之，入形而上，动念是道，圣功成矣。二十篇中，诸章经文，有说体者，有说相者，有说用者。学者以此四纲，绎其经义，纲举目张，其庶乎学之有道矣。

《论语》第一章，子曰学而时习之。习者，习其所学圣言圣行也。时习者，无时而不可习也。使学而不习，习而不恒，皆非夫子所曰学也。如学夫子温良恭俭让，而好奢如故，与人争夺如故，学习云何哉。又如学恕道，则须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须如子贡终身行之。《论语》二十篇，皆当如是学。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《春秋》，亦如是学。必如是，乃能希圣希贤也。

前 言

今讲此书，注重学道，并以立人格、知天命为学道之本，其沿革等从略。

《论语》乃孔夫子与弟子讲学之语录。何人记录，不能确定。汉刘向谓孔门群弟子选记。宋程子意为有子、曾子门人所记，因书中称孔门弟子皆为子某，惟称二子为有子、曾子。

《论语》凡二十篇，其中或因文字演变，或因错简，而有难讲之处。讲时有不能通者，取阙疑。读古人书，尤其读圣贤书，必须恭敬，遇有疑难者，可加小注，不可妄改。

《论语》二十篇，各取首章第一句之二字或三字为题。

论语

目录

- 学而第一 · 1
- 为政第二 · 15
- 八佾第三 · 30
- 里仁第四 · 49
- 公冶长第五 · 59
- 雍也第六 · 73
- 述而第七 · 88
- 泰伯第八 · 110
- 子罕第九 · 123
- 乡党第十 · 137
- 先进第十一 · 148
- 颜渊第十二 · 161
- 子路第十三 · 174
- 宪问第十四 · 189
- 卫灵公第十五 · 212
- 季氏第十六 · 227
- 阳货第十七 · 239
- 微子第十八 · 258
- 子张第十九 · 267
- 尧曰第二十 · 278

学而第一

人非生而知之者，故人生来即须求学。学、觉也。学喻开蒙，学然后知不足。故二十篇以“学而”为首。

○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。

此第一章。子，古时男子之美称，此称孔夫子。研究任何学问，首须明其作用。前清人学《论语》，用于科举考试，吾人今日用于复兴文化。天地人号为三才，天地皆有好生之德，人为天地之心，应具天地之德，始可称之为圣人，此为中国文化。学即是学作人之道，初学为士人，以至学为圣人，皆不离学。时乃时常，习乃练习，说即悦。时常练习，所学有成，故喜悦。

朋，志同道合者。学儒必须寻师访友，学有所得，又有志同道合者自远方寻来请教，乐得天下英才而教之，故云乐。

学在自己，用由天命，学成而人不知，不得其用，天命也，君子何愠之有，故曰不愠。

○有子曰：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；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。

有子，孔子弟子，名若。善事父母为孝，善事兄长为弟。人身来自父母，兄弟情同手足，故须孝弟。《孝经》说孝甚详，简言之，普通人尽孝，其始为养父母之身，进而顺父母之心。他如求学必勤，战阵必勇，居官必廉，皆是孝子行为。孝弟之人处社会，少有好犯上者。不好犯上，则必不好作乱，社会由此安宁。

务者求也，本即根本。君子修道必求其根本，本立，则得其仁，得其

大道。何谓根本，孝弟是也。

【雪公讲义】

【按】 此段经文，列于《学而》之次者。据《史记》及唐宋诸儒之说，均谓有若之言似夫子，曾立而师之，故成书者尊之。此以人而言也。又有云：古之明王，教民以孝弟为先，故次列之。此以事而言也。

因上二说，引起诸多异议。有谓起句“其为人也孝弟”，结句谓“孝弟为仁之本”，终属未通。遂有多人各本考据，谓“仁、人”古通，仁当人解，于义为长。简举各说如后，而主仁者仍守不变。

【考证】 陈善《扞虱新语》，王恕《石渠意见》，《焦氏笔乘》：“何比部语予……”朱彬《经传考证》，刘氏《正义》，宋氏翔凤《郑注辑本》等，余难备举，皆引据以此处之“仁”当作人。宋儒本好更张，独此处仁字照旧未改。但程叔子谓性中有仁，何尝有孝弟来。谢显道谓孝弟非仁。陆子静直斥有子之言为支离。王伯安谓仁只求于心，不必求诸父兄事物等说。未免门户纷争，几不似注经，而似辟经矣。

【按】 仁人古同，典籍确有。然与此段经文，仍难圆融。何以不“其为人也孝弟”句，亦用仁字。一段文理，而用古今两字，例不多见。

【考证】 邢《疏》，此章言孝弟之行也。《覃经室集》云：孔子道在《孝经》，有子此章实通澈本源之论，其列于首篇次章宜也。又孙诒仲曰：仁之发见，其切近而精实者，莫先于孝弟。陈天祥《四书辨疑》云：《孟子》言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，而天下平。与此章义同。盖皆示人以治国平天下之要端也。

【按】 愚于此段经文，惑于群言，数十年不解，近汇所研，妄有所采，以孙陈二氏之说，深得于心。再依各经之文，以作训言，略述拙见。

此章似承《学而》所来。学者何，内明德格致诚正，外新民修齐治平。内为体而外为用。内体本仁，外用行仁。夫子之学，既是仁学，故处心行事，无不是仁。《礼·大学》篇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此章人孝弟修身也。《中庸》云：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。鲜犯上，家齐也。不好作乱，国治也。《大学》云：一家仁、一国兴仁。此言修齐治平之学，皆依仁而兴起。

其下四句，乃有子引孔子之言以实之，考证列后。君子务本，指修身也。本立道生，《中庸》篇云：修身则道立。言其所学而有立，兼内与外见而知行也。孝弟为仁之本。说文仁为人与人加厚之义。《中庸》篇仁者人也，亲亲为大。是行仁以孝弟为本，以孝弟为大也。此章分明文承首章之学，而统论孔子之崇仁，故次列之。全章文从字顺，原始要终，非专言孝弟，更不独专尊有子也。

【考证】 《掇经室集·论仁篇》：此四句乃孔子语。而本立道生一句，又古逸诗也。虽汉人引《论语》往往皆以为孔子之言，但刘向明以此上二句为孔子之言。

○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

此章谓巧言令色之人少仁。鲜仁之人，难与共事。

巧言，善于辞令。令色，以容貌悦人。仁由本性而来。《中庸》云：“天命之谓性。”治国平天下，必须明性。性难明，必须学道。道仍难明，遂讲德。德犹难明，遂讲仁。仁，二人，人与人相处，须讲厚道。巧言令色之人，仁厚既少，与言道德更难。学仁者多于此处省之。经文：“鲜矣仁。”鲜仁，是少仁。古注或说为无仁，则非经义。

【雪公讲义】

【考证】 ○孔子曰：君子有九思。今举四端。以其为言与色，可为取法者。曰：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。

○子夏曰：君子有三变。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，听其言也厉。

○《曲礼》曰：俨若思，安定辞。

又曰：礼不妄悦人，不辞费。

【按】 此四端皆言色之诚中形外，于人信而不欺。仁者人也，故不害仁，自无巧言令色之弊。再此章提出鲜仁之人，正与前章崇仁互映，或编者类聚有意。

○曾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：为人谋而不忠乎。与朋友交而不信乎。传不习乎。

曾子，孔子弟子，姓曾名参，字子舆。参读森，舆，驂也，参亦可读驂。孔子尝曰：“参也鲁。”然勤能补拙，人一能之己百之。夫子之道，终由曾子一以贯之。

此章叙曾子为学之工夫，每日以三事省察自身。一省为人办事是否尽忠。忠者尽其全力也。二省与朋友交是否言而有信。信即不欺朋友，亦即不欺自心。三省传习，受师之传，行之也否？传授生徒，先自温习否？忠信传习三事不阙，方能安心就寝。传不习乎之习字，与前章学而时习相映。忠信是学习之要点。

【雪公讲义】

【考证】 《礼·大学》篇：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。本篇：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。《述而》篇：子以四教，文行忠信。

【按】 道德仁义礼乐，以及修齐治平诸端，均须以忠信为主施行之。具此笃纯始得其成。学亦如之。仍与崇仁求学互映。至“日”字、“三”字，各注纷然，要在省身，余不拘泥求异。

○子曰：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

此说国家大事。道，包咸注作治字讲。乘，音胜，兵车也。古时能出千辆兵车，谓之大国。治大国有五种要道。敬事者，事为国事，敬为谨慎。信者诚信。为国者必须举事敬慎，与民诚信。财物出自民间，必须节用。《大学》云：“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则财恒足矣。”此为理财之要。爱人者，知民之疾苦，爱养之也。使民以时者，农工商民各有忙时，不在其忙时使之也。敬事而信，则民悦服。节用物力则足食。爱人、使民以时，则足兵。敬事、诚信、节用、爱人、使民以时，具此五者，方能治国。

○子曰：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；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

弟子。求学之人，学必有师，故称弟子。所求之学有其先后。孔子以

四科施教，德行，言语，政事，文学。首为德育，先正其心也。后为文学，游于艺也。

入则孝。此说在家庭必须孝养父母，身心俱安，而养心尤为重要，贫士菽水承欢，即是尽孝。

出则弟。弟亦作悌。读替音，又读第音。出外求学，或作他事，则行弟道。皇疏：“善兄为悌。”邢疏：“弟，顺也。”在家能孝，自能善事兄长，敬顺兄长，以顺亲心。是谓之弟。出外，推此事兄之道，以待年长于己者是为出则弟。

谨而信。行为谨慎，言而有信。竹氏《会笺》引《周易》乾文言：“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。”以证信属言，谨属行。

泛爱众。博爱众人也。与众人交往，注重博爱，以养其平等容众之德，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

亲仁。择仁者而亲近之。泛爱众，无选择。此从仁者学习，故须选择。

行有余力二句。行是实行孝弟等五事。行此五事以外，即是余力。弟子求学，当先以此五事为本。行此五事，非无余力学文，是言学文先求其本，无本之文不可取。故云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

学文，马融注：“文者，古之遗文。”邢昺疏：“注言古之遗文者，则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易》《春秋》六经是也。”

【雪公讲义】

【考证】 程子曰：弟子之职，力有余则学文，不修其职而先文，非为己之学也。

张南轩曰：非谓行此数事有余力而后学文也；言当以是数者为本，以其余力学文也。

【按】 张语较程语义达，可遵也。陆陇其《松阳讲义》，载于《论语集释》，可参考之，则知今之教育与今之学风矣。（陆陇其《松阳讲义》：大抵人之气禀虽有不同，然亦差不多；只是从小便习坏了。气禀不好的，固愈习愈坏，即气禀好的，亦同归于坏。童蒙之时，根脚既不曾正得，到得长大时，便如性成一般，即能回头改悔，发愤自新，也费尽气力；况改悔发愤者甚少，此人才所以日衰，皆由蒙养之道失也。后世为父兄者，有弟子而不教，固无论矣；即有能教者，又都从利禄起见，束发受书，即便以利禄诱之，不期其为大圣大贤，而但愿其享高官厚禄；这个念

头横于胸中，念头既差，工夫必不能精实，只求掩饰于外，可以悦人而已。教学如此，人才安得而不坏哉。为人父兄者，胡不一思，而甘使子弟为俗人也。)

○子夏曰：贤贤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致其身，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

此章说伦常之义。伦者五伦，常者不变也。此为人伦之学，时代有变迁，此学不能变。

子夏，孔子弟子，姓卜名商。

贤贤，上贤字作贵重讲，下贤字作贤德讲。易色，易作轻字讲，色是美色。此明夫妇之伦。夫妇重德不重色，以正人伦之始。事父母能竭其力，此理之当然。君者国之领袖，国为大团体，既曰事君，则必先公后私，故曰能致其身。公教人员，食于民，当以民事为先。交友必须信实，办事、言语，皆无欺，可谓有信。五伦为学之本，行在五伦，即是学矣。

刘氏正义：今案夫妇为人伦之始，故此文叙于事父事君之前。《汉书·李寻传》引此文，颜师古注，易色，轻略于色，不贵之也。

【雪公讲义】

【考证】 《集解》：孔曰，易色，言以好色之心好贤，则善也。

皇疏：凡人之情，莫不好色，而不好贤；今若有人，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于贤，则此人便是贤于贤者。

阳湖刘申受言：是关雎之义也，此贤贤易色，指夫妇之切证。

《论语述何》曰：（节）六经之道，造端乎夫妇，有夫妇然后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后有君臣，故首举之。

吴氏曰：子夏之言，其意善矣。然辞气之间，抑扬太过，其流之弊，或将至于废学。

（附）翁方纲《论语附记》，亦载吴氏此条。疑系陆陇其门人吴元音者，曾协编《四书大全》，或以为同时之人，姑隐其名。

刘正叟曰：其人既能此等之事，而自言未学，吾必谓之已学，盖此等非学不能也。

【按】 此章之首，愚采阳湖刘氏及《论语述何》等说。盖于首次等章，皆一脉络，而于有子一章，尤足证其义旨。

虽曰未学二句，只采刘正叟氏之说，不致后学谤经。

○子曰：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；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

此章讲法有二。其一：

“君子不重则不威。”重者，庄重。威，是威仪。君子不庄重，则无威仪。

“学则不固。”孔安国注：“固，蔽也。”焦循《论语补疏》引《曲礼》郑康成注：“固，谓不达于礼也。”焦氏以为：“不达于礼，是为蔽塞不通。”蔽塞，不达于礼，所以不庄重。求学则不蔽塞，故云学则不固。

“主忠信，无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此说学。郑注：“主，亲也。”亲近忠信之人，以忠信之人为师。学须有师，又须交友。无友不如己者，如字古注有异解，一作似字讲。兹从之。不如己，指在修养道德方面不似我，例如我讲求忠信，彼则讲求诈术，彼我志不同，道不合，不能结交为友。无友之无，旧文作毋，义为勿。无友不如己者，即是勿交与我道不同之人为友。人有过，而不自知，师友知而告之，则勿惮改。郑注：“惮，难也。”有过，勿难于改也。

又一讲法：

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。主忠信。”君子不庄重，则无威仪，学则不坚固。欲其坚固，须以忠信为主。皇疏：“忠信为心，百行之主也。”故以忠信为主，所学则坚固，其人则能庄重而有威仪。

“无友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讲法如前。

扬子《法言·修身篇》，谓人须取四重。即重言，重行，重貌，重好。言重则有法，行重则有德，貌重则有威，好重则有观。此处好字即是嗜好。嗜好高雅者，如琴棋书画等，则有可观。学者言行貌好皆须学其庄重。

○曾子曰：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

孔安国注：“慎终者，丧尽甚哀。追远者，祭尽其敬。君能行此二者，民化其德，皆归于厚也。”

慎终者。慎是谨慎，终是寿终。父母寿终时，须依丧礼，谨慎治理丧事。父母之丧，以哀戚为重。故孔注云：“丧尽其哀。”

追远者。丧葬之后，须依礼依时追念祭祀。追远之远有二义。一为父母去世已经久远，二为祖父母以至历代祖先，距今已远，皆须追祭以时，祭则必诚必敬。故孔注云：“祭尽其敬。”子子孙孙，如是追远祭祀，是为不忘本。

民德归厚者。邢疏：“言君能行此慎终追远二者，民化其德，皆归厚矣。言不偷薄也。”圣贤施教，以孝为本。《孝经》：“子曰，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”此章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”即是讲孝道，厚德由行孝而来。

○子禽问于子贡曰：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；求之与，抑与之与。子贡曰：夫子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以得之；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。

郑康成注：“子禽，弟子陈亢也。子贡，姓端木名赐。”子禽问，夫子周游列国，所到之国，必与闻其国之政，此为求得之耶？抑其国君自愿与之治耶？子贡不答以求之与之，乃曰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。必曰求之，“其诸异乎人之求与。”此意是说，亦有异于他人之求之也。程氏《集释》引洪颐煊《读书丛录》：“其诸，是齐鲁间语。”其诸之诸，当在字讲，即在温良恭俭让五字上。温者貌和，良者心善，恭者内肃，俭乃节约，让即谦逊，具此五者，可谓不求之求，乃令列国之君信而敬之，不疑忌其干人之政，故愿推诚咨以政事，实由人君自与。

○子曰：父在观其志，父没观其行；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

孔安国注：“父在，子不得自专。故观其志而已。父没，乃观其行也。孝子在丧，哀慕犹若父在，无所改于父之道也。”

此章为夫子论孝。父在世，子不得专，但观其心志是否肖父。例如父有善行，则承顺之，有不善行，则几谏之。父歿，子得自专，乃观其行为。居丧三年，哀思犹若父存，不改于父之道。如此可谓孝矣。

经文：“观其志。观其行。”古人有谓观父之志，观父之行。今依孔注及皇、邢二《疏》，仍作观子之志，观子之行讲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是就善者而言。如不善，则非不可改。然如非善非恶，乃父所守之家中旧

规矩，则以不改为是。

○有子曰：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

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”礼，讲规矩，不能乱。但在用时，应当以和为贵。先王，是先代的帝王。王，是指圣人在位者。先王为政之道，即是制礼用和。礼由先王所制立，历代虽有增损，但以用和为最美。

皇、邢二《疏》皆以和作音乐之乐讲。今不从。依经文和是礼之用。刘氏正义说：“和是礼中所有，故行礼以和为贵。皇、邢《疏》以和为乐。非也。”

“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。”皇、邢二《疏》，由字皆作用字讲。此意是说，无论小事大事，皆用礼，而不用和，则于事有所不行。

“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既知和为贵，然而专门用和，不用礼来节制，此亦不可行。马融注：“人知礼贵和，而每事从和，不以礼为节，亦不可行。”

皇《疏》引沈居士云：“上纯用礼不行，今皆用和，亦不可行也。”

○有子曰：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；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

“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。”信，是一个人说话有信用。义，是合宜。复，古注作反复讲。信与义不同，但必须近于义。信由言语表达，信须近于义，则言语可以反复。即反复思维所说的话是否合宜。合宜则守信，不合宜则不必守信。

刘氏《正义》说：“《孟子·离娄篇》云，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唯义所在。是信须视义而行之，故此言近于义也。郑注云，复，覆也，言语之信可反覆。案，复覆古今语。《说文》，复，往来也。往来即反覆之义。人初言之，其信能近于义，故其后可反覆言之也。”

皇疏：“信，不欺也。义，合宜也。复，犹验也。夫信不必合宜，合宜不必信。若为信近于合宜，此信之言乃可复验也。若为信不合宜，此虽是不欺，而其言不足复验也。”

不合宜之信，皇、邢二《疏》皆举尾生事例。尾生与女子约会于桥下，女子未来，大水忽至，而尾生为了守信，竟抱桥柱，不肯离去，被水淹死。《史记·苏秦传》，《庄子·盗跖篇》等，均载此事。像尾生这样守信，即是不近于义。

“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。”恭是恭敬人，自己要卑逊，但要近于礼，也就是要合乎礼节，这才能远离耻辱。如果恭而不合礼，便是耻辱。皇、邢二《疏》皆引用《周易》巽卦爻辞“巽在妆下”为例，说明不合礼。巽是卑顺之意，巽在妆下，是卑顺过甚。

“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”因，孔安国《注》，以及皇、邢二《疏》，皆作亲字讲。宗，作敬字讲。意谓所亲不失其亲，亦可宗敬。亦即所亲的是仁义之人，是为不失其亲。能够所亲不失其亲是有知人之明，故可宗敬。朱子集注：“因，犹依也。”意谓依靠亦须依得其人。此亦可学。

又，因作姻字讲，宗是宗族之义。婚姻必须慎重选择，方能不失其亲。姻亲亦可在九族之内，故云亦可宗也。

潘维城《论语古注集笺》，以及刘氏《正义》，皆引桂馥《群经义证》，考据古籍及《说文》，因不失其亲的因字，是婚姻的姻字。可宗的宗字，程氏树德作宗族之宗讲。汉儒解释九族，除直系九族外，又有父系母系妻系共为九族之说。因此，程氏解释：“缔姻不失其亲之人，则亦可等于同宗。”

○子曰：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

此章要义在讲好学。

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。”郑康成注：“学者之志，有所不暇也。”君子是求学求道的人。君子所求者，比食居更重要。所以，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专心求学。

“敏于事而慎于言。”敏字，孔安国作疾速讲，焦循《论语补疏》作审慎讲，刘氏《正义》兼采两说。君子做事要敏捷，但事先要审虑周详。君子说话谨慎，是为慎于言。慎言可使其守信合义。

“就有道而正焉。”有道，是有道德而学有专长之人。君子所学如有疑问，则去请问有道德有专学的人，求其指正。

“可谓好学也已。”照以上所说而行，可以说是好学了。

○子贡曰：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。子曰：可也，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子贡曰：诗云：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”其斯之谓与。子曰：赐也，始可与言诗已矣；告诸往而知来者。

邢疏：“佞说为谄。”郑康成说：“乐谓志于道，不以贫为忧苦。”

子贡问：人虽贫穷，而无谄求，人虽富有，而不骄傲，何如？邢疏：“若能贫无谄佞，富不骄逸，子贡以为善，故问夫子曰，其德行何如？”

孔子答曰，可也。然而未若贫而乐道，富而好礼。孔安国注：“可也，未足多。”无谄无骄虽可，但不如乐道好礼。贫而乐道，如颜子箪食瓢饮，不改其乐。这比无谄更好。富而好礼，则能以恭敬待人，虽对贫贱之人亦能待之以恭敬，这比不骄更好。子贡即悟孔子之意，便引《诗经·卫风·淇奥篇》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两句诗问孔子，乐道好礼，此义就是诗所说的切磋琢磨吗？《尔雅·释器》：“骨谓之切，象谓之磋，玉谓之琢，石谓之磨。”孔安国注：“能贫而乐道，富而好礼者，能自切磋琢磨。”子贡领悟，无谄无骄，还是不足，须能贫而乐道，富而好礼，始能成德。犹如骨像玉石经过切磋琢磨，始能成器。

孔子乃称许子贡。从此可以与子贡谈诗了。因为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孔安国注：“诸，之也。”皇、邢二《疏》皆说，告诸往，是孔子告之子贡以乐道好礼，而知来者，是子贡知引诗以解其义。

诗须悟性，会诗则能鉴往知来。盛衰兴亡之事，皆能预知。子贡悟性好，所以可与言诗。

○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

患是忧患。不患人不知我，但患我不能知人。学为君子，有道而人不知，道不能行，属于天命，无可忧患。若我不能知人，实为大患。为领袖者不得贤才，求学者不得良师益友，以其贤愚莫辨之故，是以为患。

“患不知人也。”《释文》作“患不知也。”皇疏：“王肃曰，但患己之无能知也。”

【雪公讲义】

学而篇提要